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
第三十九回 劍斬君衡書生開罪 石驚趙虎俠客爭鋒

且說包公一聲斷喝：「哇！你這狗才，就該掌嘴。你說你主人並未離了書房，他的扇子如何又在內角門以外呢？」兩墨道：「相爺若說扇子，其中有個情節。只因柳洪內姪名叫馮君衡，就是現在馮氏安人的姪兒，那一天合我主人談詩對對子。後來他要我主人扇子瞧，卻把他的扇子求我主人寫。我家主人不肯寫。他不依，他就把我主人的扇子拿去。他說寫得了再換。相爺不信，打發人取來，現時仍在筆筒上插著。那把畫著船上婦人搖槳的扇子，就是馮君衡的。小人斷不敢撒謊。」包公因問出扇子的根由，心中早已明白此事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口分暢快。立刻出簽捉拿馮君衡到案。此時祥符縣已將顏查散解到。包公便叫將田氏帶下去，叫兩墨跪在一旁。將顏生的招狀看了一遍，已然看出破綻，不由暗暗笑道：「一個情願甘心抵命，一個以死相酬自盡，他二人也堪稱為義夫節婦了。」便叫：「帶顏查散。」

顏生此時鐔鐔加身，來至堂上，一眼看見兩墨，心中納悶道：「他到此何幹？」左右上來去了刑具。顏生跪倒。包公道：「顏查散抬起頭來。」顏查散仰起面來。包公見他雖然蓬頭垢面，卻是形容秀美良善之人，便問：「你如何將繡紅掐死？」顏生便將在縣內口供，一字不改，訴將上去。包公點了點頭，道：「繡紅也真正的可惡。你是柳洪的親戚，又是客居他家，他竟敢不服呼喚，口出不遜，無怪你憤恨。我且問你。你是什麼時候出了書齋？由何路徑到內角門？什麼時候掐死繡紅？他死於何處？講。」

顏生聽包公問到此處，竟不能答，暗暗的道：「好利害！好利害！我何嘗掐死繡紅，不過是恐金蟬出頭露面，名節攸關；故此我才招認掐死繡紅。如今相爺細細的審問，何時出了書齋，由何路徑到內角門，我如何說得出來？」正在為難之際，忽聽兩墨在旁哭道：「相公此時還不說明，真個就不念老安人在家懸念麼？」顏生一聞此言，觸動肝腑，又是著急，又慚愧，不覺淚流滿面，向上叩頭，道：「犯人實實罪該萬死，惟求相爺筆下超生。」說罷，痛哭不止。

包公道：「還有一事問你。柳金蟬既已寄柬與你，你為何不去，是何緣故？」顏生道：「哎呀！相爺呀。千錯萬錯在此處。那日繡紅送柬之後，犯人剛然要看。恰值馮君衡前來借書，犯人便將此柬掖在案頭書內。誰知馮君衡去後，遍尋不見，再也無有。犯人並不知柬中是何言詞，如何知道有內角門之約呢？」包公聽了，便覺了然。

只見差役回道：「馮君衡拿到。」包公便叫顏生主僕下去，立刻帶馮君衡上堂。包公見他兔耳鶯腮，蛇眉鼠眼，已知是不良之輩，把驚堂木一拍，道：「馮君衡，快將假名盜財，因奸致命，從實招來！」左右連聲催嚇：「講！講！講！」馮君衡道：「沒有什麼招的。」包公道：「請大刑。」左右將三根木望堂上一擡。馮君衡害怕，只得口吐實情，將如何換扇，如何盜柬，如何二更之時拿了扇柬冒名前去，只因繡紅要嚷，如何將他扣喉而死，又如何撤下扇柬，換了包袱銀兩回轉書房，從頭至尾，述說一遍。包公問明，叫他畫了供，立刻請御刑。王馬張趙將狗頭劍抬來，還是照舊章程，登時將馮君衡劍了。丹墀之下，只嚇得柳洪田氏以及顏生主僕不敢仰視。

剛將屍首打掃完畢，御刑仍然安放。堂上忽聽包公道：「帶柳洪。」這一聲把個柳洪嚇得膽裂魂飛，筋酥骨軟，好容易掙扎爬至公堂之上。包公道：「我罵你這老狗！顏生受害，金蟬懸樑，繡紅遭害，驢子被殺，以及馮君衡遭刑，全由你這老狗嫌貧愛富而起，致令生者、死者、死而復生者受此大害。今將你廢於劍下，大概不委屈你罷？」柳洪聽了，叩頭碰地，道：「實在不屈。望相爺開天地之恩，饒恕小老兒，改過自新，以贖前愆。」包公道：「你既知要贖罪，聽本閣吩咐。今將顏生交付於你，就在你家攻書。所有一切費用，你要好好看待。俟明年科考之後，中與不中，即便畢姻。倘顏查散稍有疏虞，我便把你拿來，仍然廢於劍下。你敢應麼？」柳洪道：「小老兒願意，小老兒願意。」

包公便將顏查散兩墨叫上堂來，道：「你讀書要明大義，為何失大義而全小節？便非志士，乃係腐儒。自今以後，必須改過，務要好好讀書。按日期將窗課送來，本閣與你看視。倘得寸進，庶不負兩墨一片為主之心。就是平素之間，也要將他好好看待。」顏生向上叩頭道：「謹遵臺命。」三個人又從新向上叩頭。柳洪攜了顏生的手，顏生攜了兩墨的手，又是歡喜，又是傷心，下了丹墀，同了田氏一齊回家去了。此案已結。包公退堂，來至書房，便叫包興：「請展護衛。」

你道展爺幾時回來的？他卻來在顏查散白玉堂之先，只因騰不出筆來不能敘寫。事有緩急，況顏生之案是一氣的文字，再也間斷不得，如何還有功夫提展爺呢。如今顏查散之案已完，必須要說一番。展爺自從救了老僕顏福之後，那夜便趕到家中，見了展忠。將菜花村比劍聯姻之事，述說一回。彼此換劍作了定禮，便將湛盧寶劍給他看了。展忠滿心歡喜。展爺又告訴他，現在開封府有一件要緊之事，故此連夜趕回家中，必須早赴東京。展忠道：「作皇家官，理應報效朝廷。家中之事全有老奴照管。爺自請放心。」展爺便叫伴當收拾行李備馬，立刻起程，竟奔開封府而來。

及至到了開封府，先見了公孫先生與王馬張趙等，卻不提白玉堂來京，不過略問了問：「一向有什麼事故沒有？」大家俱言無事。又問展爺道：「大哥原告兩個月的假，如何恁早回來？」展爺道：「回家祭掃完了，在家無事，莫若早些回來，省得臨期匆忙。」也就遮掩過去。他卻參見了相爺，暗暗將白玉堂之事回了，包公聽了，吩咐嚴加防範，設法擒拿。展爺退回公所，自有眾人與他接風揮塵，一連熱鬧了幾天。展爺每夜防範，並不見什麼動靜。

不想由顏查散案中，生出寄東留刀之事。包公雖然疑心，尚未知虛實，如今此案已經斷明，果係「顏查散冤」，應了東上之言。包公想起留刀之人，退堂來至書房，便請展爺。展爺隨著包興進了書房，參見包公。包公便提起：「寄東留刀之人，行蹤詭密，令人可疑。護衛須要嚴加防範才好。」展爺道：「卑職前日聽見主管包興述說此事，也就有些疑心。這明是給顏查散辨冤，暗裡卻是透信。據卑職想，留刀之人，恐是白玉堂了。卑職且與公孫策計議去。」包公點頭。展爺退出，來至公所，已然秉上燈燭。大家擺上酒飯，彼此就座。

公孫便問展爺道：「相爺有何見論？」展爺道：「相爺為寄東留刀之事，叫大家防範些。」王朝道：「此事原為顏查散明冤。如今既已斷明，顏生已歸柳家去了，此時又防什麼呢？」展爺此時卻不能不告訴眾人白玉堂來京找尋之事，便將在菜花村比劍聯姻，後至蘆花蕩方知白玉堂進京來找御貓，及一聞此言，便急急敢來等情由說了一遍。張龍道：「原來大哥定了親了。還瞞著我們呢。恐怕兄弟們要喝大哥的喜酒。如今既已說出來，明日是要加倍的罰。」馬漢道：「喝酒是小事。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麼個人？」展爺道：「此人姓白名玉堂，乃五義之中的朋友。」趙虎道：「什麼五義？小弟不明白。」展爺便將陷空島的眾人說出，又將綽號兒說與眾人聽了。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，猛然醒悟道：「此人來找大哥，卻是要與大哥合氣的。」展爺道：「他與我素無仇隙，與我合什麼氣呢？」公孫策道：「大哥，你自想想。他們五人號稱五鼠，你卻號稱御貓。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？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。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。」展爺道：「賢弟所說似乎有理。但我這「御貓」乃聖上所賜，非是劣兄有意稱貓，要欺壓朋友。他若真個為此而來，劣兄甘拜下風，從此後不稱御貓，也未為不可。」眾人尚未答言。惟趙爺正在豪飲之間，聽見展爺說出此話，他卻有些不服氣，拿著酒杯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大哥，你老素昔膽量過人，今日何自餒如此？這「御貓」二字乃聖上所賜，如何改得？倘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，——他不來便罷。他若來時，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沖著喝了，也去去我的滯氣。」展爺連忙擺手，說：「四弟消言，豈不聞窗外有耳？……」

剛說至此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從外面飛進一物，不偏不歪，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，只聽噹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。趙爺嚇了一跳，眾人無不驚駭。

只見展爺早已出席，將窗扇虛掩，回身復又將燈吹滅。便把外衣脫下，裡面卻是早已結束停當的。暗暗的將寶劍拿在手中，卻把窗扇假做一開，只聽拍的一聲，又是一物打在窗扇上。展爺這才把窗扇一開，隨著勁一伏身竄將出去，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，嗖

的就是一刀。展爺將劍扁著往上一迎，隨招隨架。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，見來人穿著簇青的夜行衣靠，腳步伶俐，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。

二人也不言語，惟聞刀劍之聲，叮噹亂響。展爺不過招架，並不還手。見他刀刀緊逼，門路精奇。南俠暗暗喝采。又想到：「這朋友好不知進退。我讓著你，不肯傷你，又何必趕盡殺絕。難道我還怕你不成。」暗道：「也叫他知道知道。」便把寶劍一橫。等刀臨近，用個鶴唳長空之勢，用力往上一削，只聽噹的一聲，那人的刀已分為兩段，不敢進步。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，展爺一躍身也上去；那人卻上了耳房，展爺又躍身而上；及至到了耳房，那人卻上了大堂的房上；展爺趕至大堂房上，那人一伏身越過脊去。展爺不敢緊追，恐有暗器，卻退了幾步。從這邊房脊，剛要越過。瞥見眼前一道紅光，忙說「不好」！把頭一低，剛躲過門面，卻把頭巾打落。那物落在房上，咕嚕滾將下去——又知是個石子。

原來夜行人另有一番眼力，能暗中視物，雖不真切，卻能分別。最怕猛然火光一亮，反覺眼前一黑。猶如黑天在燈光之下，乍從屋內來，必須略站片時，方覺眼前光亮些。展爺方才覺眼前有火光亮一晃，已知那人必有暗器，趕緊把頭一低，所以將頭巾打落。要是些微力笨點的，不是打在門面之上，重點打下房來咧。此時展爺再往脊的那邊一望，那人早已去了。

此際在公所之內，王馬張趙帶領差役，燈籠火把，各執器械，俱從角門繞過，遍處搜查，那裡有個人影呢。惟有楞爺趙虎怪叫吆喝，一路亂嚷。展爺已從房上下來，找著頭巾，回到公所，連忙穿了衣服與公孫先生來找包興。恰遇包興奉了相爺之命來請二人。二人即便隨同包興一同來至書房，參見了包公，便說方才與那人交手情形：「未能拿獲，實卑職之過。」包公道：「黑夜之間焉能一戰成功。據我想來，惟恐他別生枝葉，那時更難拿獲，倒要大費周折呢。」又囑咐了一番，合署務要小心。展爺與公孫先生連連答應。二人退出，來至公所，大家計議。惟有趙虎撇著嘴，再也不言語了。自此夜之後，卻也無甚動靜，惟有小心而已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曉。